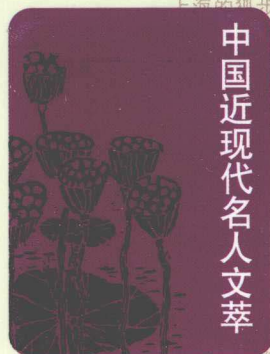


断了条胳膊的人
 被当作消遣品的男子
 莲花落
 夜总会里的五个
 夜舞
 丹情
 大子
 人烟
 记风
 界极
 指们
 景A
 CRAVEN
 偷面包的面包师
 五日



中国近现代名人文萃

Zhongguo Jinxindai Mingren Wencui
 Mushiying Wenji

穆时英 | 文集

穆时英
 著
 书林
 主编

圣处女的感情
 某夫人
 玲子
 骆驼·尼采主义者与女人
 烟
 贫士日记
 黑旋风
 咱们的世界
 南北极
 手指
 生活在海上的人们
 田舍风景
 CRAVEN "A"
 偷面包的面包师
 五月
 父亲
 公真
 人
 秀人
 断了条胳膊的人
 被当作消遣品的男子
 夜总会里的五个
 夜舞
 丹情
 大子
 人烟
 记风
 界极
 指们
 景A
 CRAVEN
 偷面包的面包师
 五日
 圣处女的
 黑牡
 圣处女的
 骆驼·尼采主义
 咱



线装书局

生活在海上的人们

断了条胳膊的人
被当作消遣品的男子
莲花落
夜总会里的五个人
夜
上海的狐步舞
丹
情人
人子
烟
记
风
界
极
指
们
景
A
偷面包的面包师
五月

中国近现代名人文萃

Zhongguo Jinxindai Mingren Wencui
Mushiying Wenji

穆时英 | 文集



经典是时间淘洗后留存的精品
经典的意义在于常读常新，无论时光如何流转
它们依然是读书人书架上不变的风景
无论是欢乐还是伤痛
都是大师们人生苦旅跋涉后留下的真实印记

穆时英◎著

书林◎主编

◎主

编

骆驼·尼采主义者与女人

圣处女的感情
某夫人
玲子
烟
贫士日记
黑旋风
咱们的世界
南北极
手指
生活在海上的人们
田舍风景
CRAVEN "A"
偷面包的面包师
五月
父亲
公爵
女人
文萃
文萃
文萃



断了条胳膊的人
被当作消遣品的男子
夜总会里的五个人
上海的狐步舞
黑牡丹
圣处女的感情
骆驼·尼采主义者
生活在海上的人们

线装书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穆时英文集 / 穆时英著. —北京: 线装书局, 2009.6

(中国近现代名人文萃 / 书林主编)

ISBN 978-7-80106-957-3

I. 穆… II. 穆… III. ①穆时英(1912~1940)—文集
②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③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
现代 IV. I216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88610 号

穆时英文集

著 者: 穆时英

责任编辑: 杜 语

排 版: 燕 顺

出版发行: 线装书局

地 址: 北京市鼓楼西大街 41 号(100009)

电 话: 010-64045283 64041012

网 址: www.xzhbc.com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龙跃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710mm×1000mm 1/16

印 张: 20

字 数: 278 千字

版 次: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0000 册

定 价: 360.00 元(全 12 册)

目 录

小 说

断了条胳膊的人	003
被当作消遣品的男子	021
莲花落	041
夜总会里的五个人	045
夜	064
上海的狐步舞	071
黑牡丹	080
圣处女的感情	088
某夫人	093
玲子	099
骆驼·尼采主义者与女人	103
烟	108
贫士日记	114
黑旋风	133
咱们的世界	143
南北极	153
手指	177

生活在海上的人们	180
田舍风景	206
CRAVEN “A”	217
偷面包的面包师	230
五月	240
父亲	286
公墓	298

小 说

断了条胳膊的人

第一节

这些声音，这些脸，这些错杂的街头风景，全是熟极了的。

跳下了电车，卖票的把门喀的关上，叮叮两声，电车就开去了。走到人行道上，便把咬在嘴里的车票扔了，笑着。拐角那儿那家绸缎铺子上面的西乐队把大喇叭冲着他吹：

“正月里来是新春……”

鼓，有气没力的咯咯地敲着；便顺着那拍子走。没走上多远，当的一声儿，铁杓敲在锅沿上，一笼饽饽腾着热气在他前面搬了过去——到饽饽铺子了。过去就是老虎灶带茶馆，水在大锅里尽沸，一个穿了围裙的胖子把铜杓子竖在灶上，一只手撑着腰，站在那儿。那边桌子上是把脚蹠到长凳上在喝茶的人。老虎灶的隔壁是条肮脏的小胡同。

到家了！更走得快。

那条小胡同，一眼望进去，只见挤满了屋子。屋瓦褪了色，没有砖墙只有板壁的平房。屋檐下全挂满了晾着的衣服，大门前摆满了竹椅子；自来水哗哗地开着溅得满地的水，一个小姑娘蹲在前面绞湿褂子。这边儿是一大堆人聚在那儿说闲话儿，那边儿又是一大堆人在那儿抹骨牌，还有许多人站在后边儿瞧。过去点儿是一伙孩子在地上滚铜子；一条竹竿，从这边屋上横到那边屋上，上面挂着条裤子，裤管恰巧碰着他们的脑袋。

这许多全是他的老朋友；那些屋子，那些铺地的青石板，在地上滚的铜子，横在屋上的竹竿，他认识了他们有十多年了。他也不站住了瞧抹牌，也不站住了跟人家说几句话儿，只跟这个，跟那个，点了点头，招呼了一下，急着跨大步向里边儿走去。他知道翠娟和孩子在家里等他。

第一家，第二家……他知道第八家的门上贴着个斗大的财字，第九家的格子窗的糊窗纸破了一个窟窿，到了第十家，他就一脚迈了进去，马上满心欢喜地嚷着：

“宝贝儿来！爹抱。”

孩子正抱着桌子的腿，望着那扇往后进屋去的门，听见了他的声音，就叉巴着两条小胖腿，撒开了胳膊跑了过来，嘻开了嘴。他一把抱起了孩子，发疯似的，亲着他的脸，手，脖子，嘴里含含糊糊的哼着：

“宝贝！乖孩子！爹疼你！”

“爹——妈……嗯——

指着门，用没有虎牙的嘴告他爹，说妈在里边。妈却端着面盆跑出来了，把面盆放在桌上，拼着命把孩子抢过去了。孩子拿手比着：

“爹！宝贝拿着碗，”指着碗，“碗——碰！”把手一放，是说把碗扔在地上碎了。“妈——唔！”绷着脸，撇着嘴，说妈骂他。

爹和妈全笑了起来。等爹把脸沉到面盆里边，他又结结巴巴的跟妈说话儿。他摸着妈的下巴：“爹有胡髭。宝贝——”亲着妈的脸，手，脖子，“宝贝——疼！”告诉妈说爹的胡髭把他刺痛了。在水里的爹的脸也笑着。

洗了脸，尽逗着孩子玩。翠娟在里边烧饭，烟冒到前面来了。他闻着那刺鼻的烟味，也闻着在锅子里爆的鱼香。瞧着挂在壁上的月份牌上面的人模糊下去，慢慢地只瞧得见孩子的眼珠子在那儿发光啦。天是晚了。就开了电灯。黯淡的灯光照到褪了色的板壁上，板壁上的漆已经掉了几块。他望着那旧桌子，在这上面他已经吃过十多年饭了；孩子望着壁上的大影子。翠娟端了菜出来，瞧见孩子在瞧影子，就说：

“阿炳，别瞧影子，回头半晚上又拉尿。”

孩子瞧见了妈，就从爹那儿挣扎了出来，跟着妈跑到里边，捧着只小饭碗出来，爬在桌边上跪着，嗯嗯的闹。孩子吃了进去又吐出来，吐了出来再吃进去，还箝菜给爹吃，一送送到他鼻子那儿，吃了半碗就不吃了，跪在凳上瞧爹和妈吃饭。

吃了饭，翠娟去收拾碗筷，他就坐着抽烟，一面哄孩子睡到床上去。孩子睁大着眼不想睡，尽和他闹，把被窝全跌开了，乐得眼泪直淌。他吓他，说老虎精在门外等着呢，再不睡就要来吃人了。他索性要他讲起

老虎精的故事来啦。他给他缠得没法，就叫翠娟。

“你瞧，宝贝不肯睡。”

翠娟在里边儿洗碗，洗盘子。收拾完了便走出来：

“宝贝，还不睡？”

坐到床沿上，拍着他，嘴里哼着：“妈妈疼宝贝……宝贝睡啦宝贝睡——爹爹疼宝贝……”

孩子慢慢儿的不作声了。翠娟替他把被窝扯扯好，轻轻的站了起来，蹑着脚走到桌子边坐了，两口儿谈谈白菜的价钱，厂里的新闻，和胡同里那一家生了儿子，谁和谁斗了嘴。

不一回儿，外面全静下啦。马路上只听得电车叮叮地驶了过去。猛的汽车喇叭鸣的嚷了声儿，接着便是督督地敲着竹筒卖馄饨的来咧。看了看手表，是九点多了，马上就打起呵欠来，想睡了。

“睡吧。”

翠娟笑了笑，去叠被窝，他就去把门关上，喝了口茶，又打个呵欠，就躺到床上。一翻身，把胳膊搁到翠娟胸脯儿上，翠娟轻轻地打了他一下。他笑着；一会儿他便睡熟了。

第二节

第二天醒来，匆匆地洗了脸，在睡着的孩子的脸上亲了一下，就往门外跑。街上站岗的巡捕还没来，冷清清的没一辆汽车，只有拉车的揉着眼，拉着空车在懒懒地走，穿红马夹的清道夫却已经在那儿扫马路了，一群群穿蓝大褂的，手里拿着团餐饭站在电车站在那儿等车。

坐在拖车里，打呵欠的人，打盹的人，揉着眼的人他全没瞧见，他只想着他的掉了漆的板壁，没虎牙的孩子和翠娟。望着窗外，街上慢慢儿地热闹了起来。还是时候不早了呢？还是车从冷静的地方儿驶到热闹的地方儿来了呢？他全不管。他有一个家，一个媳妇和一个孩子！

进了机器间他不敢再想了。他留神着那大轮子，他瞧见过许多人给它的牙齿咬断了腿，咬断了胳膊，咬断了脖子的。他不能叫它沾到他的身子。要是他给它咬断了什么的话？——他不会忘记他有一个孩子和一个媳妇。可是真的他断了一条胳膊呢？大轮子隆隆地闹着，雪亮的牙齿

露着，望着他。他瞧见它咯的一声儿，他倒了下去，血直冒，胳膊掉在一边……他喘了口气，不能往下想。断了条胳膊的人是怎么的？不能做工，不能赚钱，可是肚子还是要吃饭的，孩子还是要生下来的，房钱还是要出的，天还是要下雪的——

“要是有这么一天给大轮子咬断了什么呢！”——见到大轮子就这么地想着，跑到家里，见到那掉了漆的墙，见到那低低的天花板，也会这么地想起了的。想着想着，往后自家儿也慢慢儿的相信总有一天会闹出什么来了。老梦着自家儿断了条腿，成天的傻在家里，梦着媳妇跟他哭着闹，梦着孩子饿坏了，死啦，梦着……梦着许多事。在梦里他也知道是梦，急得一身冷汗，巴不得马上醒回来，一醒回来又心寒。可是心寒有吗用呢？他是成天的和大轮子在一块儿混的。

吃了晚饭，他们坐着说话。他尽瞧着翠娟。

“要是我给机器轧坏了，不能养家了，那你怎么办？”

“别放屁！开口就没好话，那有的事——”

“譬如有这么一回事。”

“没有的事！”

“我是说譬如有这回事——说说不相干的。”

他盯住了她的眼珠子瞧，想瞧出什么来似的。

“譬如吗？”停了一回儿。“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呢？”

“你说呀！我要问你怎么办。”

“我吗？我还有怎么办呢？去帮人，去做工来养活你们。”

他不作声。想。过了回儿说：“真的吗？”

“难道骗你？”

他不说话，笑了笑，摇了摇头。

“那么，你说怎么办呢？”

“我说，你去嫁人——”

“屁！”

“我抱了孩子要饭去。”

“为什么说我去嫁人呢？你要我去嫁人吗？”

“你受不了艰穷。”

“屁！别再瞎说霸道，我不爱听。”

他不说话，又笑了笑，摇了摇头。

晚上他睡不着。他瞧见自家儿撑着拐杖，抱着孩子，从这条街拐到那条街。

孩子哭了。翠娟含含糊糊的哼着，“宝贝睡啦宝贝睡……妈妈疼宝贝——”轻轻儿的拍着他；不一回儿娘儿俩都没声了。

他瞧见自家儿撑着拐杖，抱着孩子，从这条街拐到那条街。他听见孩子哭。他瞧见孩子死在他怀里。他瞧见自家儿坐在街沿上，捧着脑袋揪头发，拐杖靠在墙上。

猛的，他醒了回来。天亮了。他笑自家儿：“怯什么呀？”

他天天壮着胆笑自家儿：“怯什么呀？”逗着孩子过日子，日子很快的过去了。

是六月，闷热得厉害。晚上没好好的睡，叫蚊子咬狠了，有点儿头昏脑涨的。他瞧着大轮子一动，那雪亮的钢刀，喀的砍下来，一下子就把那挺厚的砖切成两半。皮带隆隆的在半空中转，要转出火来似的。他瞧见一个金苍蝇尽在眼前飞。拿袖子抹抹汗。他听见许多的苍蝇在他脑袋里边直闹。眼前一阵花。身子往前一冲，瞧见那把刀直砍下来，他叫了一声儿，倒啦。

迷迷糊糊地想：“我抱了孩子要饭去。”便醒了回来。有人哭，那是翠娟，红肿着眼皮儿望他。他笑了一笑。

“哭什么？还没死呢！”

“全是你平日里胡说霸道，现在可应了。”

“你怎么跑来了？孩子扔在家里没人管！”

“你睡了两天，不会说话。你说，怎不急死我！”

“我说，你怎么跑来了，把孩子扔在家里——”

“我说呀，你怎么一下子会把胳膊伸到那边去了？”

“真累赘，你怎么专跟我抢说话，不回我的话呀？我问你，孩子交给谁管着。”

“大姑在家里管着他。”

“姐姐吗？”

“对。姑丈和大伯伯上厂里要钱去了，这里医院要钱呢。”

“家里零用还有吧，我记得还有二十多块钱在那儿。”

她低下了脑袋去抹泪。

“可是，往后的日子长着呢。”

“再说吧，还有一条胳膊咧。”

他望着她，心里想：“我抱着孩子要饭去吧。”一面就催她回去看孩子。她又坐了好久，也没话说，尽抹泪，一条手帕全湿了。他又催她，她才走。她走了，他就想起了拐角那儿的西乐队，铮铮铺子的铁杓敲在锅沿上的声音……老虎灶里的那个胖子还是把铜杓子竖在灶上站在那儿吧！接着便是那条小胡同，熟悉的小胡同，斗大的财字……他是躺在这儿，右胳膊剩了半段，从胳膊肘那儿齐齐地切断了，像砖那么平，那么光滑。

第二天，姐姐，哥，和姐夫全来了。他们先问他怎么会闹出那么的事来的，往后又讲孩子在家里要爹，他们给缠得没法，又讲到昨儿上厂里去要钱的事，说好容易才见着厂长，求了半天，才承他赏了五十元钱，说厂里没这规矩，是他瞧你平日做人勤谨，他份外赏的，还叫工头给抽去了五元，多的全交给翠娟了。

“往后怎么过呢？”

听了这话，他闭着嘴望他们。他们全叫他瞧得把脑袋移了开去。他说：“我也不知道，可是活总是要过的。”过了回儿又说：“我想稍微好了些，搬到家里养去，医院里住不起。”

“究竟身子要紧，钱是有限的，我们总能替你想法。”

“不。现在是一个铜子要当一个铜子用了。”

在医院里住了两个礼拜。头几天翠娟天天来，坐在一旁抹泪，一条手帕全湿了才回去。往后倒也不哭了，只跟他谈谈孩子，谈谈以后的日子。她也从不说起钱，可是他从她的话里边听得出钱是快完了。那天她走进来时，还喘着气，满头的细汗珠子，脊梁盖儿全湿啦。

“怎么热得这个模样儿？”

“好远的路呢！”

“走来的吗？”

“不——是的，我嫌电车里挤得闷，又没多少路，反正没事，所以就走来了。”

“别哄我。是钱不够了，是不是？”

她不说话。

“是不是？”

猛的两颗泪珠掉下来啦，拿手帕掩着鼻子点了点头。

“还剩多少？”

“十五。可是往后的日子长着呢。”

“厂里拿来的五十元钱呢？全用在医院里了吗？”

她哭得抽抽咽咽的。

“怎么啦？你用了吗？”

“大伯伯骗你的，怕你着急。厂里只争到三十元，这里用的全是他和姑丈去借来的。我们的二十多，我没让他们知道。”

“哦！”想了想。“我明天搬回家去吧。”

“可是你伤口还没全好哪。”

“还是搬回去吧。”

他催着她回去了。明天早上，他哥来接他，坐了黄包车回去。他走过那家绸缎铺子，那家饽饽铺子，胡同还是和从前一样。走到胡同里边，邻舍们全望着他，望着他那条断了的胳膊。门那儿翠娟抱着孩子在那儿等着。孩子伸着胳膊叫爹。他把孩子抱了过来，才觉得自家儿是真的少了一条胳膊了。亲着孩子的脸，走到屋子里边，还是那掉了漆的墙壁，什么都没动，只是地板脏了些，天花板那儿挂着蛛网。他懂得翠娟没心思收拾屋子。孩子挣下地来，睁大着眼瞧他的胳膊。

“爹！”指着自家儿的胳膊给爹看。

“乖孩子！”

孩子的脑门下长满了痱子。只要孩子在，就是断了条胳膊还是要活下去的！这时候有些人跑进来问候他，他向他们道了谢。等他们走了，身子也觉得有点乏，便躺在床上。哥走的时候儿，还跟他说：“你要钱用，尽管跟我要。”他只想等伤再稍微好了些，就到厂里去看看。他还是可以做工的，只是不能再像别人那么又快又好罢咧。翠娟忽然叹了口气道：

“你真瘦狠咧。”

“拿面镜子我照一下。”

镜子里是一张长满了胡髭的瘦脸，他不认识了。扔了镜子——“我

还是要活下去的！”

“现在我可真得去帮人了。”

“真的吗？”

“要不然，怎么着呢？咱们又不能一辈子靠别人，大伯伯和姑丈也不是有钱的，咱们不能牵累他们。”

“真的吗？”

“你等着瞧。”

他笑了笑，摇了摇头，瞧见自家儿用一条胳膊抱着孩子从这条街跑到那条街。

第三节

每天在家里，总是算计着往后怎么过活。他可以到厂里去瞧一下，工是还可以做，厂里也许还要他。就是厂里不用他，也可以做些小本生意，卖糖果，卖报纸。翠娟出去帮人也赚得几个钱一月。可是孩子呵！孩子不能让翠娟走的。法子总不会没有，只要身子复了元就行咧。

过了几天，饭比从前吃得下些了，就到哥和姐夫那儿去走了一遭，谢了他们，托他们瞧瞧有什么事做没有。回到家里，媳妇笑着跟他商量。

“我真的帮人去了，你说可好？”

“真的吗？”

“自然真的。有个小姐妹在西摩路王公馆里做房里的，荐我到那边儿去，你说怎么着？”

“也好。”

“六元钱一月，服侍他们的二少爷，带着洗衣服，旁的就没什么事……”

她唠唠叨叨地说了一大串儿。他没听，望着坐在地上玩的孩子。他听见过许多人说，娘儿一到公馆里去做，就不愿意再回家受穷。也瞧见过他伙伴的媳妇帮了半年人就跟着那家的汽车夫跑了。有一个朋友的媳妇也在大公馆帮人，他要她回来，天天跑去跟她闹，末了，叫她的主人给撵了出来。那么的事多极了，他听见过许多，他也瞧见过。翠娟又生得端整。

“真的去帮人吗？”

“你怎么啦！人家高高兴兴地跟你讲……”

“不怎么。”

“你这人变了。掉了条胳膊，怎么弄得成天的丧魂落魄的，跟你讲话也不听见。”

“阿炳怎么办呢，你去帮人？”

“有什么‘怎么办呢’，又不是去了就不回来了。你在家不能照顾他不成？”

“他离不了你哪。”

“要不然，你说怎么着呀？坐吃山空，你又不能赚钱。”

他又望着孩子。

“说呀！你怎么啦，人家跟你说话，老不存心听。”

“唔？”

“你说怎么着？”

“也好。哪天去呢？”

“哪天都可以去。我想等你再健壮些才去。”

“等几天也好。”

伤口是早就好了，就为了流多了血，身子虚，成天傻在家里，没事，有时候抱着孩子到门口去逛逛，站在人家后面瞧抹牌，到胡同外面带着孩子去瞧猴子玩把戏，孩子乐了，他也乐。姐姐也时常来瞧他。跟翠娟谈谈，倒也不烦闷。日子很容易混了过去。脸上也慢慢儿地有了血色了。翠娟想下礼拜到王公馆去，他也想到厂里去一回。那天吃了中饭，他便坐了电车往厂里走。

到了厂里，他先上机器间去。已经有一个小子代了他的位子了。那大轮子还是转着，钢刀还是一刀刀的砍下来。从前的伙伴们乐得直吆唤，叫他过去。他站在机器前面笑着。真快，一个多月啦。

“伙计，你没死吗？”

“还算运气好，掉了一条胳膊。”

“我们总以为你死咧。你没瞧见，我们把你抬到病车里去时，你脸白得多怕人。”

“可不是吗？自家儿倒一点不怕。”

那工头过来了，跟他点了点头。

“好了吗？”

“好了。”

“躺了多久。”

“一个多月。”

“你也太不小心咧。”

“是吗！”

“如今在哪儿？”

“没事做。”

“现在找事情很不容易呢！”

“我想——”

他的伙伴岔了进来道：“那么你打算怎么办呢？”

“我打算到这儿来问问看，还要不要人，我还能做。”

那工头瞧着代他的那小子道：“已经有人了。”

“总可以商量吧？”

他瞧着他的断了的胳膊嚷道：“很难吧。你自家儿去跟厂长谈吧，他在写字间。”

他便向他们说了再会，跑去了。

推开了门进去，厂长正坐在写字台那儿跟工程师在说话。见他进来，把手里的烟卷儿放到烟灰缸上，望了他一望。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我是这里机器间里的——”

“不就是上个月切断了胳膊的吗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不是拿了三十元医药费吗？还有什么事？”

“先生，我想到这里来做——”

“这里不能用你。”

“先生，我还有媳妇孩子，一家人全靠我吃饭的——”

“这里不能用你。”

“先生，可是在这里做了十多年，胳膊也是断在这儿的，现在我不能用我，我能到哪儿去呢？”